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

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　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

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原注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

得毋（原注邵氏曰毋云者毋之也）咸化廉淸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

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汝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言政事急於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

廢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原注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淸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

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閻氏曰按晉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為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毀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

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喈衒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

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原注〕〔玄〕王肅〔原注〕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原注〕何晏〔原注〕爲開晉之始〔原注〕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

上致論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

死三十餘年之閒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楊編修曰六朝風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尚門地也愼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尙元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究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

貲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巷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雖居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風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寖失而綱日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川紬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薄蔑視前人于是齒販宗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爲可歎也門地不復尚而名德後人降爲卑隸菜傭市儈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從不誠王不僕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復慎而伉儷失倫涇滑臭拜藏量貲財之重輕則譚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貿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于折之出人布幣尤可恥也流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途遂有寡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于闕豎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醜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爲低節奉公甘嗜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于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迴狂瀾于既倒亦人心風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衞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蓋指二帝蒙塵之初而言）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

敎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敎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覽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貲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論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

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鎭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

餙氣其入人甚偷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閒以求說爲兌者

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旣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儻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奢儉之弊自古歎之至近今爲尤甚習俗移人雖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禁浮華一詔日頃者風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思矯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徧施之于今殊覺詳盡曉切若讀書有用爲救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陸淸獻曰風俗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思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

令民問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
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燿貧者效尤物
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
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興貪
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慝安其
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
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慝之可慕學校者
所以教民禮義也令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
任者亦止掌其冊藉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
不知以行論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遊日
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
服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敎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令者
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令
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于奢儉淳澆之際未有賞罰
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
捍僕侮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
徒爲笑于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
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即以風俗
之淳瘝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莠民
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
舉行之而
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

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宴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日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日澆彐修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耻格之風敎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卞壺傳)至宋武帝簒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

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釁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淸議廢頓幾三十年温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

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淸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淸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所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誇之俗矣穆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纔出試遣搜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程編修曰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一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椽人遞遷用事病議在下黨錮遂興衆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忌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合參稽而取之權稗及其積之既久眞行者而風俗成于斯復抑之屈之務使帖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余論古毋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醜而成明士氣之盛爲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蔺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
負薪之允（原注公孫放）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
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
之榮沒世仰遺淸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

而饕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淸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歿者則加之以謚如賜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奬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羅氏曰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偽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

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劮䝉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截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艫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趙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須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蕩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

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陽氏曰〕顯達之燒麈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玄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矣依倣體例摹合詞意與王莽之學大誥金縢何安異東坡譏其以艱深文淺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玄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玄謂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爲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衆而且力爲湔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大玄疾莽而作或辨其無美新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揚莊箚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段閣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

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嘗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飭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恠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謚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膴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汚

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閻氏曰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余所尤異者兼將關陝諸賢皆爲所薦用茂叔傳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襄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詔爲西京國于監教長尋權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授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焉邵堯夫雖未被薦公著居洛中近敬堯夫恒相從遊爲市圖宅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貴皆大臣能不出力排擊誣傳者已難又從而薦諸朝廷使增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畢光吾道何卿哉又曰徐文貞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數公甚于文貞議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皆亦踏日豈謂異之黃門切直處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寡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而過聞者歎服又曰韓孰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甚文路公亦以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眞路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官者乎至哉斯言能可以爲人主之竄鑑矣余因思當仁宗之時文謗公則不斬史志聽當英宗之時尊魏公則能竄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以爲嫌何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猶故也宰相之權猶故也而其

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明明則左右不得關其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闇闇則左右得以竊其柄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奬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蠲徵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刧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于文定慎行〔原注〕謂本朝姑息之政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

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

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葢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

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欵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

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曰〕按桓卽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卽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原注〕亡無

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原注）師古曰動

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原注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入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宋高宗卽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

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

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原注）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　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語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眾下

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原注史言元禧作張易之所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宬之畫是時壽宬

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宬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劒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

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季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安之運與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聞鄉邦舊家翰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若其可徵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衛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斸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霍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攷之僮約乎

柴氏曰覘有家者之興廢常論其德如靜謹勤儉者必興淺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極與廢相倚短布單衣篳門蓬戶精糲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極與興相伏但居室行就範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興文曰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爲不自檢括惟日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籌舍人發鹽漁利及于市塵舞文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摟夜飲朝眠縱恣蕩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效

家喬木一旦埽地可不哀哉乃知淸白吏所遺正自無涯而蕭相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愼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

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閒情有寄著于簡編禁網所弛不以爲罪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愼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郡妓漁色售姦並于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罪否身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踰司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為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毁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　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原注）

師古曰監奴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及顯原注光妻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弒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人東閭氏歿立爲妻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爲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

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原注）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之于官九職之臣妾聚斂疏財貨人掌民人之貨賄蓋士大夫之家治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于歸多事然後傭僕貨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繫燕遊惟便縱恣補綴皆取辦于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無雨降脫屨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遘亂離焚剽則常奉然無廢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則奸兇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職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

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爲然蓋力作之致微淸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閽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旣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歸樹滿空牆閉戟門 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爲馬燧之第並誤按馬燧傳天寶中貴戚動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燧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作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燧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燧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燧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群臣會宴於廷崇里故馬燧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燧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王鍔家

財富於公藏及費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詰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鬬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鬬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按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瓌多聞土俗秦晉儷魯吳越劉詭凡有譔述覩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喻情機警見黜上聖尚屬齊民其于學蓰不爲增損自養理明而訓詁廢放證精而氣節衰染翰操贏詞皆掊擊汙牛充棟書或敵卒雖云浩博一補用含至于智叢自矜劉復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奚映捐雲甫白奚能敵彼徽言說既僞篇義復抓規或以士羹木藏託爲淳古或以諸葉棘猴目爲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踏爲體卽援引輿讀佐其埰辨穿穴淵徽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外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識遂乃猗摭利病詆媒才碩盧憍之氣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鄧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焉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荊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美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顒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

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顦顇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㢤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𤣥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㸑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

（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柴氏曰累世同居自古爲美談如楊椿張公藝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兄弟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俾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富以共居爲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强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爲愈耳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挾詐相傾則惡之者）

大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騎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汲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甃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又曰娣姒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戚霜露而相思行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蠹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此卽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悍性成僻張百出女誡雖陳譖蠹逾甚卽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刑部以爲出妻之事後重于古私聽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莅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併脫輻專託燕梨或虐威姑或移寵威貧富生嫌隙餘益織不特出無所歸爲可矜耳再適爲難曲容足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

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噫嘻嗃嗃賢者當反身矣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丁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原注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錢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麴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月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廚官供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麴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畢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

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制集其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祚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成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荊王頵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晉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蘇則傳）司馬順（原注字子思）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

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與代之懿親其賢於祿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國演亡而桓公救衞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墯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原注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淩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楊氏曰漢時掾史亦謂郡治爲本朝）

舊唐書劉昫譔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于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
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
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
直云有晉徵士眞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
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譔齊亡入周周亡入隋
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終